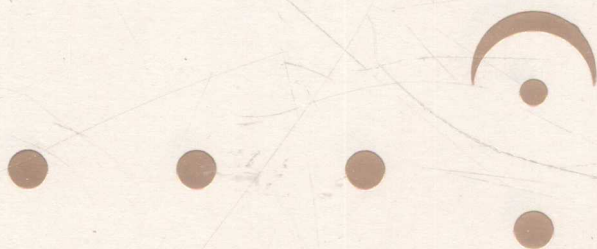


{ The first Four Notes
Beethoven's fifth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Matthew Guerrier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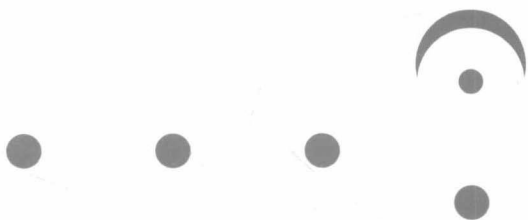
命运的叩门

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与人类想象力

〔美〕马修·圭列里——著

徐康荣——译

{ The first four Notes
Beethoven's fifth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命运的叩门

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与人类想象力

〔美〕马修·圭列里——著

徐康荣——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FIRST FOUR NOTES;
Beethoven's Fifth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Copyright© 2012 by Matthew Guerrieri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 20-2013-27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的叩门/(美)马修·圭列里著;徐康荣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9

书名原文: The first four notes; Beethoven's fifth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ISBN 978-7-5495-8551-9

I. ①命… II. ①马… ②徐… III. ①贝多芬, L. V. (1770-1827)-古典音乐-音乐评论 IV. ①J605.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5215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解华佳 李 昂

装帧设计: 胡 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25 字数: 300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献给默许我偷他书籍和唱片的父亲

福特：……这里，这个如何……“Da da da dum!” 难道这曲调没激发你什么感受吗？

f/x 气闸门打开

沃贡^①警卫：不过我会向婶婶提到的。

f/x 气闸门关闭

福特：没想到是个大智若愚的家伙。

阿瑟：我们被困住了，是吗？

福特：呃……是的，我们被困住了。

——道格拉斯·亚当斯^②《银河系漫游指南》（广播剧）

| ① 沃贡(Vogon)：道格拉斯·亚当斯广播剧《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的虚构外星种族，他们打算破坏地球，以便开通星际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银河系漫游指南》又可译为《银河系搭便车指南》。——译者注（本书脚注皆译者注。）

| ② 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 1952—2001)，英国广播剧作家、音乐家，《银河系漫游指南》是其代表作。

绪 言

马丁：那么你呢？心目中有没有让你思乡的歌曲，感染力特强的那种？

汉娜萝蕾：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让我想起加拿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未到过加拿大。

——杰夫·雅克^①《可疑的含义》¹

诗人和评论家罗伯特·黑文·肖夫勒在其初版于1929年的畅销书《贝多芬：解放音乐的人》中，列举了一批假想之人对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认知，可谓五光十色：

贝五对布朗而言，可能意味着剧烈的性幻想心理挣扎。对琼斯而言，可能意味着对自卑情结的拼死一搏。对罗宾逊而言，可能意味着善恶力量之间直至“失乐园”的老式激战。对歇斯底里患者而言，可能是描绘明智与癫狂

① 杰夫·雅克（Jeph Jacques，1980—），美国人，是目前为数不多的职业在线漫画艺术家之一。他撰写与绘画的系列喜剧《可疑的含义》多次获得由《纽约时报》颁发的网上漫画家精英奖。

之间的战争。对神经衰弱患者而言，可能是描绘两个互斥目标之间的斗争：“生存还是毁灭？”对进化论者而言，它可能带来火与水，人与兽，文明与野蛮，陆地与海洋的天然冲突。²

这些莫衷一是的说法早已将这部交响曲团团围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Op. 67）不一定是人类谱写的最伟大的乐曲——连贝多芬本人都更喜欢他的第三交响曲《田园》³——但它必定是人类谱写的最伟大的“杰作”。愈发不可避免的是覆盖其身影的崇高的斗篷在岁月的缝制下更加精巧合身。而这首交响曲纪念雕像式的标志性开头，则个中荦荦大者矣：足够简短，易于记忆；足够奇妙，过耳难忘；看似可以洞察其中内涵，实则保持不可捉摸的神秘讲述了一些东西，又一概不予承认。

本书论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本论述此曲开头几个音符的书；而比这更为确切的是，这是一本论述贯穿此曲历史之始终，人们从这些音符听到了什么，历史本身又如何影响人们之所听的书。因此，这是以历史观对一部乐曲进行透视，说句公道话，尽管只有少数乐曲片段能够产生比较观察，但是它们却多半出自贝多芬的手笔。然而即使在主题有限的决定因素之内，它也几乎算不上涉及全面的历史。任何有关贝多芬的著述都是一道挑选出来的习题，这项挑选至少表明了作者对贝多芬是多么痴迷。这仅是一种通过《第五交响曲》进行研究的方法，除此之外方法还有很多。

说一首乐曲有意义，就是说这首乐曲容易卷入“意义”的讨论。按照这个标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毫无疑问是人类谱写的最富意义的乐曲之一。《第五交响曲》所引发的阐释之数量，阐释之多样性，祈求乐曲的创造力支持不胜枚举而又常常相互矛盾的理由——艺术的、哲学的、政治的，所有这些，都是《第五交响曲》难以名状之能量的佐证。在诠释者看来，这部乐曲又是人类创造性、想象力——与愚笨的证明。贝多芬的成就被炫耀成无所不及，它包含崇高庄严的与荒谬可笑的东西。

倒不是他没有试图警告过我们。1855年，一位无名作家觉得必须要在一本安东·辛德勒^①的贝多芬传记上加一段手写文字：

关于《c小调交响曲》的几句话。许多人被贝五的开头弄得心慌意乱，其中一位问了贝多芬不寻常开头的原因及其意义。贝多芬回答：“开头听起来是，意思也是：你太愚蠢了。”⁴

| ① 安东·辛德勒（Anton Schindler, 1795—1864），奥地利小提琴家、指挥家，因为是贝多芬的友人与传记作家而闻名于世。

目 录

革命 /001

命运 /039

无垠 /075

结盟 /107

秘方 /133

地震 /169

样品 /205

尾声 /251

附录：值得推荐的八张唱片 /257

鸣谢 /261

注释 /263

参考文献 /339

译后记 /379

革 命

到音乐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表达希望乐队演奏贝多芬第五的愿望。如果你的同伴当时说“第五什么？”，那么你在当晚剩下的时间将相安无事，没有什么金属物品会敲打你。然而如果他说“正合我意”，这可是个危险的信号，说不定他就得加倍小心地伺候了。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①《得体的举止》（1922）



让-弗朗索瓦·勒絮尔^②不十分肯定能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明白些什么。勒絮尔是戏剧作曲家，清唱剧和歌剧专家，如同巴黎食物口味一样的审美趣味（伴随勒絮尔的职业生涯）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经过法国大革命，经过拿破仑，经过王政复辟，一成不变地遗留了下来。而对听众来说，他们突然被器乐音乐打入

①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Donald Ogden Stewart，1894—1980），美国作家与剧作家。

② 让-弗朗索瓦·勒絮尔（Jean-Francois Le Sueur，1760—1837），法国作曲家。

了不知所措的境界。1828年，他们面临的就是这番景象。当时，一系列新的管弦乐音乐会为巴黎带来了贝多芬交响曲的首次持续影响——是一些好奇。年近七旬的勒絮尔十分君子，没有勃然大怒，但他对这新鲜事物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也就是说，直到一天他的一位学生把他拽到一场贝五演出，他才不得不问津。这名学生叫赫克托·柏辽兹，是个不太安分守己的家伙，但看来前程远大，不可小觑。柏辽兹后来回忆勒絮尔音乐会散场后的反应：“哎呀，我得出去，我需要一点空气。真是难以置信，令人惊叹！它触动了我，打翻了我，弄得我惴惴不安；从包厢出来准备戴帽子的时候，片刻间我竟然不知道我的脑袋在哪里。”

唉，回首往事这真是太震撼了！第二天上课，勒絮尔警告柏辽兹说：“一如既往哟，那种音乐是不能写的。”¹

1920年，时年十八岁的柏林音乐学院学生斯特凡·沃尔佩^①组织了一场达达主义^②的演出，颇具挑衅性。他把八部留声机搬上舞台，每部都放上一张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唱片，接着同时放送所有的八张唱片，每张用不同的转速。

沃尔佩是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故必须逃离纳粹德国。他最后终老美国，结束了先锋派作曲家和音乐教师的职业生涯，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与他的籍籍无名颇不相称。（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查理·帕克在他去世前不久，曾向沃尔佩提出授课和创作委约作品的恳求。）²在1962年的一次讲学中，沃尔佩回忆了他的达达主义年代，重温了他当年的贝多芬拼合艺术。基于技术条件的改变，这场表演只用了两部留声机，用曾经流行一时的每分钟33转和78转的唱片机放唱片。沃尔佩讲到“早期对达达主义的迷恋或者兴趣之一，那就是不可预见性的观念”：

那意味着每一瞬间经历都是如此鲜活地创造出来的，

| ① 斯特凡·沃尔佩（Stefan Wolpe, 1902—1972），德国出生的作曲家，二战时期加入美国籍。

| ② 达达主义（Dadaism），1916年兴起于瑞士的绘画、雕刻与文学运动，戏剧和音乐也受到影响，有虚无主义倾向。

如此新近地诞生，
以至除却本身的现实存在之外，
它自身几乎就没有历史。³

* * *

如果我们今天把勒絮尔的狼狈癫狂和前恭后倨视为离奇可笑或人情练达的话，那么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第五交响曲》问世后无处不在。音乐的直观性始终会为其名声所累，渐次削弱。沃尔佩的八重扭曲可以看作是一次独特而又莽撞的尝试，试图再创勒絮尔对《第五交响曲》的感受，试图魔幻似地招回那部作品演奏中流淌着的尚处于不可预见的时代。这是一场愈来愈艰难的战斗——1808年首演伊始两个世纪以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已经如此耳熟能详，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再行炮制其刚刚诞生时可能招致的误导或迷惑了。

人们的迷惑直接根植于这部交响曲的开头。或者甚至可以说，根植于开头“之前”：确切地说，交响曲是以无声开始的，在第一个音符出现之前，有一个八分休止符悄然而入。指挥棒向下的第一拍是个休止符，片刻静寂，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开始。当然，每一部交响曲都至少具有理论上的无声。但实际上环境噪声，至少其回声总是难免的，比如窃窃私语的交谈声，轻轻移动的身影，翻看节目单的沙沙声，空调的噪音，等等。尽管这些噪声事实上会渗入正在演出的音乐，但我们仍会凭感觉在非音乐和音乐之间划一道线，进入表演者和听众之间的私密世界或曰共谋世界，这是作曲家笔端早已营造好的，似在日常生活和音乐之间建立了一个声音缓冲区。（同大多数的私密或共谋一样，表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这一类也只能部分有效。）显而易见的阐释是，无声所起的作用是作为音乐客体的框架。⁴明显度稍逊的（但更棒的）阐释是，我们听到的音乐只不过是无声的一个小小方面，而音乐正是从无声走出来的。⁵

当初在《第五交响曲》的第一小节放上一个休止符的时候，以上这些因素贝多芬几乎肯定还没有考虑到。但如果贝多芬真的曾经不怕浪费时间，试图在他的

交响曲与外部的一切之间划一条分界线，那他就先人一着，领先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头面人物雅克·德里达^①几近两百年了。德里达在他的《绘画之真谛》一书中谈到框架，他说，当我们看一幅画，框架好像是墙的一部分；但当我们看墙，框架就好像是画的一部分了。德里达把作品和作品外之间的这种起带动作用的助力称之为辅助装饰（parergon）：“这是一种形态，作为其传统定义，它并不突显，而是在展示其最大能量的瞬间，它消失、埋葬自己，它抹掉自己，消散开来。”^⑥

当我们破釜沉舟渡过卢比孔河进入艺术殿堂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就把框架消融了。但贝多芬把框架的边缘拽入画作自身，使其风格化到如此程度，以致对阅读总谱的任何人而言，至少这辅助装饰仿佛不愿就此悄悄离去。贝多芬一直等到我们准备停当，然后厉声发问，我们究竟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能“看见”页面上的沉默——休止符。但我们在演出中能听到它吗？休止符填补 2/4 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两拍——它按理说应该意味着随后三个八分音符中的第二个略微突出。但大多数诠释都给予所有的三个八分音符以重重的强调，强行突破节拍（实际上成了一小节仅有一拍）。古植物学家、艺术家和曾经的作曲家韦斯利·韦尔回忆了如此强行突破的一个后果：

据说作曲家哈伯·米勒学生时期一次在美国西海岸的阿盖特比奇游玩。他在沙滩歇息，在沙子上画五线谱，默写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开头的音符，却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针对著名的“da, da, da, dum!”，哈伯不用八分音符，却写了一个三连音。他的音符倒是的，但节奏错了——这是毛头小伙常犯的错误。哈伯回头一看，发现一位长者站在他身边，正在端详写错的谱子。这位神秘先生用脚擦掉写错的地方，俯身在沙子上写下节奏正确的乐谱，然后朝哈伯莞尔一笑，转身继续沙滩漫步去了。哈伯随后才知道，他刚刚随欧内斯特·布洛赫^②上了一堂“音乐课”。^⑦

①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00—2004），法国当代哲学家、思想家。

② 欧内斯特·布洛赫（Ernest Bloch, 1880—1959），瑞士出生的作曲家，1924 年加入美国籍。

休止符的学问好像秘密握手，是准入行会的入场券。布洛赫的最为著名之作当数 1916 年的大提琴与乐队“希伯来狂想曲”（Rhapsodie hébraïque）《所罗门》（Schelomo）。他还投身于摄影，喜欢把拍摄的树木以作曲家的名字命名：“布洛赫总是把贝多芬看作遗世独立的参天大树，从土壤中扭拧着挣扎而出。”⁸

那个休止符的实际动机是向表演者展现作曲家的职业素养。贝多芬知道，任何一位指挥家无论怎样都会对那个第一拍发出信号，所以他引入休止符作为指挥家手势的预留位置。而且还是一个易于产生十分戏剧化手势的预留位置。节拍显示那一小节有两拍，但是没有指挥家会挥两拍，因为那可能让音乐陷入停顿，而此时音乐需要速度和前冲力。取而代之的是，动作被指挥为“一拍”，只显示每一小节的第一拍。

这样，指挥家的指挥棒一挥，乐队就进入全速了。而《第五交响曲》保持其圣典地位越久，这一任务就越是显得危机四伏。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指挥界的两位大腕，即理查德·瓦格纳和菲利克斯·魏因加特纳而言，开始演奏《第五交响曲》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显然，瓦格纳对随后延长音长度所下的功夫，肯定要大得多⁹。魏因加特纳则嘲笑同行汉斯·冯·彪罗的提醒：“彪罗事先给出一个或几个小节的做法是完全不必要的。”¹⁰但是如果跳到现代，人们会发现英国指挥家诺曼·德尔·马尔警告“自诩的执棒者”将陷入“根本无法开启第一乐章的羞辱”中。¹¹美国作曲家和指挥家冈瑟·舒勒同样语惊四座，他称贝五的开头是“整个古典音乐文献中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之一”。¹²德尔·马尔得出结论说：“这该怎么做呢？以常规的执棒技法进行尝试并作出规定是毫无用处的。这是全凭纯粹手势力量的指挥，并且完全取决于指挥家的意志力和绝对的自信。”¹³

纯属巧合的是，这个八分休止符看起来很像发令枪的扳机：



早在贝多芬失聪之前很久，大家就知道他郁郁寡欢、喜怒无常而又有些偏狭。惹得他勃然大怒的，显然有他听得见的话，也有他听不见的话。

——葆拉·庞德斯通^①《我想说的话这本书没有》

只要一眨眼工夫，八分音符就将交响曲推入充满期待的无声之中，在那里逡巡、游移，这种状态即使在《第五交响曲》首演之际，就已经被认定隶属于贝多芬的神话之列了。如果说作品也有传记的话，《第五交响曲》的传记是与贝多芬的耳聋一脉相承的。

贝多芬第一次察觉听觉受损是在二十多岁的某个时段。1801年，他在给密友的一封信中首次提及这一话题（“我告诉你的有关我听觉的话，务请严守秘密。”他在写给小提琴家卡尔·阿门达的信中如此说道，并在这段话下面画线，以示强调。¹⁴），此时他求医至少已经一年了。最初的症状是耳鸣——两耳有嗡嗡声和回鸣声，对强噪音特别敏感。（“如果有谁喊叫，我实在受不了。”他抱怨说。¹⁵）

遭逢这种疾患，你很难想象青年贝多芬是多么惶恐不安，特别是他在那个时间刚搬到文化之都维也纳，处在事业的分界点：声名狼藉和远大前程就在毫厘间摇晃。但是与很多流行的观点相反，注意下面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即使在谱写《第五交响曲》时期（断断续续地从1804年到1808年），贝多芬仍然具有相当好的听力。至少他足以指挥1808年的《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首演，并在事后为修改总谱给出版商写信：“把这两部作品交给你时，我还没有听过任何一部演出。凡人可不能像上帝那样落笔成典，自己创作的作品，总得这里那里修改一二吧。”¹⁶据他的同仁、作曲家和钢琴家卡尔·车尔尼透露，贝多芬“至少到1812年还能很好地听清演讲和音乐”。¹⁷这一乐观描述更像是贝多芬病情调整的确切证明，它告诉我们，《第五交响曲》并非诞生于绝对的病理性寂静之中。

追踪和弄清贝多芬耳聋的进程颇为困难，这不仅因为贝多芬自己倾向于夸大

| ① 葆拉·庞德斯通（Paula Poundstone，1959—），美国女喜剧演员，影视评论家。

他的痛苦，而且因为他的朋友和熟人很容易将另一些潜在身体状态的征兆，统统归咎于耳聋，而这些征兆是贝多芬固有的。1804年，斯特凡·布罗伊宁给他和贝多芬的一位共同朋友写信，说由于贝多芬“听力衰减……他变得非常孤僻，常常对最好的朋友也满腹狐疑，而且在很多事情上都犹豫不决”！¹⁸但是作为贝多芬的传记作家，梅纳德·所罗门^①提醒我们，贝多芬的孤僻、猜疑和超然物外、孤芳自赏是一以贯之的：“孩提时期，贝多芬就把自己裹进静默的大斗篷，作为抵御外界现实变幻和家庭内部纷争的盾牌。”¹⁹贝多芬酗酒的、放纵的、粗暴的父亲揠苗助长，眼巴巴盼望儿子成为莫扎特似的神童。贝多芬只好退避三舍、孤独自处，做白日梦，及至索性装聋作哑、消极抵制，这胜过当面犟嘴和任何的语言冒犯。

如果说听力渐次丧失让贝多芬偏向独处的话，那么偏向独处反过来又让他产生感觉误判，夸大了耳聋程度。近年提出的耳鸣诊断准则包含了下列提示：“近一些年来越来越清楚的是，耳鸣‘问题’与个体对不正常耳鸣信号的心理反应有关，而不一定与信号本身有关。前者的因果程度大大高于后者……在某些病例中，心绪状态的变化会导致耳鸣发作……使得我们很难知道，究竟是耳鸣引发心理失调，还是心理失调促使耳鸣萌生。”²⁰

然而，贝多芬中期如此之多的“英雄”作品，恰与关于危机与凯旋的叙事交相辉映。这就给大众一个感觉，即他的耳聋是突然的、彻底的，而不是渐进的。人们可以从一则美国音乐爱好者的日记中发现这一点，该日记发表于1853年的《德怀特音乐杂志》：“[贝多芬]写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交响曲时是聋的，可怜的人！他谱写《菲岱里奥》《雅典的废墟》、两部弥撒曲等等的时候，也是聋的。”²¹

当时未经确认的日记作者实际上是亚历山大·惠洛克·塞耶^②。他后来去德国和奥地利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开了写作贝多芬传记之先河，传记的第一卷1866年出版。基于塞耶的发现，多数评论家和学者都对贝多芬的耳聋采取了较前

| ① 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1930—），唱片出版商与音乐学家。

| ② 亚历山大·惠洛克·塞耶（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1817—1897），美国作家，贝多芬学者。

更加微妙的观点。但是，一个全聋的贝多芬及其无畏音乐感应的故事实在太妙了，太鼓舞人心了，简直都不能不传为美谈，流芳百世！比如美国作曲家弗朗西斯·麦科林五岁就聋了，她1900年参加费城交响乐团建团音乐会彩排时，就开始强烈地受到这个故事的感染：“她听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慢乐章，这让她想起耳聋的贝多芬，眼泪不禁夺眶而出。”²² 麦科林的故事与六岁的克拉拉·舒曼如出一辙，后者在日记中写道：“我聆听了贝多芬的伟大交响曲，它让我激动万分。”²³ 克拉拉鉴于与贝多芬相似的原因，孩提时代就很内向，父母也以为她要聋了。

全聋的贝多芬青年形象还在儿童读物中找到了立足点，树立了人类坚忍不拔毅力的教育典范（也许还让孩子们感到滑稽——一个听不见的作曲家）。《麦古菲〈第五交响曲〉综合文选》收入了哈丽雅特·马蒂诺^①的《克罗夫顿男孩》，故事中的小休·普罗克特的母亲在他一只脚截肢后极力安慰他：

“你听说过贝多芬吗？他是来到过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作曲家。他唯一的快乐就是音乐。这是他一生的酷爱。而当他把所有的时间、全部的心血统统献给音乐之后，却突然聋了，完完全全地聋了。这样他就再也听不见最响乐队的哪怕一个音符了。当人群被他的作品感动，因他的作品快乐时，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静悄悄的啊。”休什么话也没有说。²⁴

即使到今天，人们依旧发现这个神话在四处流传。²⁵

作为前程无量的作曲家和表演家，贝多芬害怕如果大家都知道他耳聋状况日益严重，会对他的事业前景有妨碍。但后来的结果证明，产生的结果恰恰相反：在贝多芬的整个人生，无论是作曲家的声誉或是音乐声誉方面，耳聋都成了脍炙人口的积极因素。在后来发现的贝多芬晚年席间随谈摘录（客人们闲聊记录）中有提及，在一次闲谈中，贝多芬的侄子卡尔把外界流行的说法告诉伯伯：“正因

① 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 1802—1876），英国女作家，早期女性社会学家。